

史綱評要

(明)李贄評纂

史綱評要

下

卷二六—卷三六

冊

中華書局

霞漪閣校訂史綱評要卷二十六

五代

梁唐晉漢周

後梁紀

附契丹

太祖皇帝

唐天祐四年

昭宣帝禪位於朱全忠。更名晃。卽皇帝位。國號梁。奉帝爲濟陰王。

蜀王王建遺晉王李克用書。請各帝一方。俟朱溫旣平。乃訪唐宗室立之。退歸藩服。晉王復書不許。曰。誓於此生靡敢失節。

亦是。

羅隱說錢鏐舉兵討梁。曰。縱無成功。猶可退保杭越。自爲東帝。奈何交臂事賊。爲終古之差乎。鏐始謂隱不遇於唐。必有怨心。及聞其言。心甚義之。

的是義士。

岐王李茂貞據鳳翔。治軍甚寬。待士卒簡易。衆心悅服。然以兵羸地蹙。不敢稱帝。茂貞本姓朱。名文通。僖宗時。以功賜姓名。昭宗時。封岐王。後唐莊宗改封秦王。子殷嗣位。降於後

唐而國除。梁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。殷據潭州。盡有湖南之地。歷子希聲等五主。至後周太祖

時。爲南唐所滅。以吳王鏐爲吳越王。鏐據杭州。歷子元瓘、孫弘佐等四主。至宋太宗時納土入朝。國

除。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爲南海王。隱據廣州。盡有嶺表之地。弟岩襲嗣位。稱帝。國號漢。傳圜、晟、

鋹三主。至宋太祖滅。以威武節度使王審知爲閩王。審知據福州。盡有閩嶺、福州之地。歷子延翰等

六主。至晉高祖時降於南唐。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。季昌據江陵。傳子從誨、孫保融、保

勗、繼沖四主。至宋太祖時滅。

唐進士梁震歸蜀。過江陵。季昌愛其才識。留之。欲奏爲判官。震恥之。又不能

去。乃曰。震素不慕榮宦。明公不以爲愚。必欲使參謀議。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。

季昌許之。終身止稱前進士。不受高氏辟署。

此人亦通。

高。

蜀王建欲稱帝。將佐皆以爲然。馮涓獨以爲不可。曰。朝興則未爽稱臣。賊在則不同爲惡。不從。涓杜門不出。

契丹耶律阿保機始建國元年。

開平二年

晉王克用卒。子存勗立。克用嘗稱存勗。此子志氣遠大。必能成吾事。時梁兵久圍晉潞州。存勗與諸將謀曰。上黨潞州。河東之藩蔽。無上黨是無河東也。且朱溫所憚者。獨先王耳。聞吾新立。謂童子未閑軍旅。必有驕怠之心。若簡精兵。出其不意。破之必矣。取威定霸。在此一舉。張承業亦勸之行。遂帥兵直抵夾寨。大敗梁兵。梁主驚嘆曰。生子當如李亞子。克用爲不亡矣。至如吾兒。豚犬耳。眞。

此子實是可羨。

淮南張顗弑弘農郡王楊渥。立其弟隆演爲留後。渥。行密子。爲弘農郡王。國號吳。立隆演。

隆溥。至晉高祖時。爲南唐徐知誥所篡。

晉王歸晉陽。休兵行賞。命州縣舉賢才。黜貪殘。置租賦。撫孤窮。伸冤濫。禁姦盜。境內大治。

自然大治。

梁進軍逼鎮州。晉王救之。次高邑。欲速戰。周德威曰。鎮定之兵長於守城。短於野戰。且衆寡不敵。使彼知吾虛實。則事危矣。王不悅。退臥帳中。張承業入。撫王曰。此豈王安寢時耶。德威老將。知兵。其言不可忽也。王蹶然而興。退保高邑。

還是。

仁人之言。

晉王大破梁軍於栢鄉。李存璋引步兵乘之。呼曰。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。餉軍者勿殺。於是戰士悉解甲。投兵而棄之。羈聲動天地。

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。晃恚意聲色。諸子雖在外。常徵其婦入侍。該死。友文婦王氏色美。尤寵之。欲以友文爲太子。疾甚。命王氏召友文。欲付以後事。友珪婦張氏知之。密告友珪。友珪乃與統軍韓勅謀。夜斬關入。至寢殿。刺晃腹。刃出於背。以敗毡裹之。殯於寢殿。友珪遂卽位。

此所子殺父無刑也。

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。友珪伏誅。友貞卽位。

宋帝

鎮定推晉王爲尙書令。始置行臺。

晉王還晉陽。王連歲出征。凡軍府政事。一委監軍使張承業。承業勸課農桑。畜積金穀。收市兵馬。征租行法。不寬貴戚。由是軍政肅清。饋餉不乏。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。承業斬之曰。錢所以養戰士。不敢以爲私。妙。王怒。索劍。曹太夫人聞。召責之。聖母。王叩頭謝。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、燕國公。承業不受。稱唐官終身。

承業是有用人。

吳徐知誥爲淮南節度使。知誥後篡吳。是爲南唐。知誥事吳王盡恭。接士大夫以謙。御衆以寬。約身以儉。以吳王之命。悉蠲天祐十一年以前逋稅。求賢才。納規諫。除姦猾。杜請托。於是士民翕然歸心。雖宿將悍夫。無不悅服。江淮間曠土盡闢。桑柘滿野。國以富強。

亦有用。

忠言。

蜀王、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。晉王以示僚佐曰。先王語余云。昔天子幸石門。吾發兵誅賊臣。當是之時。威振天下。吾若挾天子據關中。自作九錫禪文。誰能禁我。念我家世忠孝。立功帝室。誓死不爲耳。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。慎勿效此曹所爲。言猶在耳。此非所敢聞也。旣而魏州得國寶。將佐皆奉觴稱賀。張承業曰。吾王世忠於唐室。今河北甫定。朱氏尙存。而王遽卽大位。殊非從來征伐之意。天下其誰不解體乎。王何不先滅朱氏。復列聖之深仇。然後求唐後而立之。南取吳。西取蜀。合爲一家。當是之時。雖使高祖、太宗復生。誰敢居王上者。老奴之志無他。但以受先王大恩。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。王曰。此非所願。奈羣下意何。承業知不可止。慟哭曰。諸侯血戰。本爲唐家主。今王自取之。誤老奴矣。遂邑成疾。不復起。壬午十一月。唐特進、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。

承業是個人。竟與韓子房、晉元亮携手同車矣。

契丹城遼陽。

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來奔。唐主問以梁事。延孝對曰。梁地不爲狹。兵不爲少。然分則不多。陛下養威蓄力。以俟其分兵。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。擒其僞主。旬月之間。天下定矣。唐主大悅。及聞梁人數道入寇。遂以大軍濟河。至鄆州。遇梁兵。一戰敗之。追至東都。擒王彥章斬之。徑趨大梁。梁主窮蹙。謂皇甫麟曰。李氏吾世仇。理難自降。首不可俟彼刀鋸。卿可斷吾首。麟泣。遂弑梁主。因自殺。都好。

右後梁二主。共一十七年。

後唐紀

莊宗皇帝

同光元年

四月。晉王卽帝位。國號大唐。唐主幼。善音律。故伶人多有寵。唐主或時自傅粉墨。與優人共戲於庭。不象模樣。以悅劉夫人。優名謂之李天下。諸伶人出入宮掖。

侮弄縉紳。羣臣憤嫉。莫敢出氣。

亦不象朝廷體統。

唐郭崇韜位兼將相。復領節旄。以天下爲己任。權侔人主。由是嬖倖、勳舊共嫉怨之。

三年

唐以郭崇韜帥兵伐蜀。滅之。時成都雖下。而蜀中盜賊羣起。崇韜恐大軍旣去。更爲後患。於是分道招討。淹留未還。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。崇韜待之倨。延嗣歸言崇韜專權。唐主詔殺崇韜。可憐。以孟知祥爲西州節度使。明宗時。封知祥爲王。後自稱帝。子昶嗣。至宋太祖時滅之。

唐內府錢山積。不肯給賜。於是軍士皆不滿望。有叛心。

自然。

明宗皇帝

天成元年

是。

唐趙在禮反於鄴。命李嗣源克用養子討之。嗣源至鄴都。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。帥衆大譟。逼中軍曰。將士從主上百戰以得天下。今主上棄恩任威。云克城之後。當盡坑魏博之軍。今衆議欲擊退諸道軍。請主上帝河南。令公帝河北。爲軍民之主。嗣源泣諭之。不從。康義誠曰。主上無道。軍民怨怒。公從衆則生。守節則死。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。唐主幸關東招撫。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亂。唐主爲流矢所中。殂。嗣源入洛陽。於柩前卽皇帝位。

好。一個李天下也死了。

唐主目不識書。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。重誨亦不能盡通。却好一副。奏選文學之臣共事。以備應對。乃以馮道、趙鳳爲端明殿學士。

你看。不識字人倒好。

唐免三司逋負三百萬緡。

好。

四年

唐主問於趙鳳曰。帝王賜人鐵券。何也。對曰。與之立誓。令其子孫常享爵祿耳。唐主曰。先朝受鐵券者三人。郭崇韜。李繼麟皆族滅。朕得脫如毫釐耳。趙鳳對曰。帝王心存大信。不必刻之金石也。

必存大信。刻之金石也好。

名言。

真真。

大有年。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。四方無事。道曰。臣昔在先皇幕府。奉使中山。歷井陘之險。臣憂馬蹶。執轡甚謹。幸而無失。逮至平路。放轡自逸。俄而顛隕。凡爲天下者。亦猶是也。唐主深以爲然。又問道。今歲雖豐。百姓贍足否。道曰。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。歲豐則傷於穀賤。豐凶皆病者。唯農家爲然。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。二月賣新絲。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。剜却心頭肉。語雖鄙俚。曲盡田家之情狀。農於四民之中。最爲勤苦。人主不可不知也。

馮老的是閱歷之人。

唐少卿康澄上疏曰。國家有不足懼者五。有深可畏者六。陰陽不調。三辰失行。小

人訛言。山崩川涸。蝨賊傷稼。皆不足懼。賢人藏匿。四民遷業。上下相徇。廉恥道消。毀譽亂真。直言蔑聞。皆深可畏。不足懼者。願陛下存而勿論。深可畏者。願陛下修而靡忒。優詔獎之。

特抑揚其辭耳。要知五者原足懼。

八年

十一月。唐主俎。唐主性不猜忌。與物無競。登極之年。已踰六十。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。某胡人。因亂爲衆所推。願天早生聖人。爲生民主。真心。真心。在位八年。年穀屢豐。兵革罕用。校於五代。粗爲小康。

目。不。知。書。而。竟。爲。賢。主。人。品。豈。在。識。字。與。不。識。字。耶。

宋王從厚卽位。是爲閔帝。未幾。潞王從珂明宗養子廢之而自立。

廢帝

清泰元年

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爲左右。然心競。素不相悅。帝卽位。敬瑭不

得已入朝。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。敬瑭旣還鎮。陰爲自全之計。

三年

正月。唐主以千春節置酒。晉國長公主上壽畢。辭歸晉陽。唐主醉曰。何不且留。遽歸。欲與石郎反耶。引他。石敬瑭聞之益懼。未幾。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。敬瑭謀於將佐曰。吾之再來河東也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。今忽有是命。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。都押衙劉知遠曰。明公久將兵。得士卒心。今據形勝之地。士馬精強。若稱兵傳檄。帝業可成。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。掌書記桑維翰曰。契丹主部落近在雲、應。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。萬一有急。朝呼夕至。何患無成。敬瑭意遂決。表唐主養子。不應承祀。請傳位許王。唐主怒。以張敬達討之。敬瑭令維翰草表。稱臣於契丹主。差。且請以父禮事之。約事捷之日。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。契丹主大喜。自將五萬騎赴援。唐兵大敗。唐主懼。下詔親征。諸軍驕悍不爲用。唐主但日夕酣飲悲歌。高。羣臣或勸其北行。則曰。卿輩勿言。石郎使我心膽墜地。這樣怕。

引豹以格虎。世人都。有。此。識。見。不。獨。一。石。敬。瑭。已。也。可。鑒。可。鑒。

契丹主冊命石敬瑭爲大晉皇帝。敬瑭割幽、薊等十六州以賂之。仍許歲輸帛三十萬疋。唐主携傳國寶。登玄武樓自焚死。

右後唐四主。合一十三年。

後晉紀 附契丹

高祖皇帝

天福二年

晉以桑維翰兼樞密使。時晉新得天下。藩鎮多未服從。又兵火之餘。府庫殫竭。民間困窮。契丹主徵求無厭。維翰勸晉推誠棄怨。以撫藩鎮。卑辭厚禮。以奉契丹。訓卒繕兵。以修武備。務農桑。以實倉廩。通商賈。以豐財貨。數年之間。中外稍安。亦救饑計也。

和凝爲學士。署其門不通賓客。張道致書於凝。謂切近之職。爲天子耳目。宜知四方利害。不宜拒絕賓客。凝奇之。薦於桑維翰。除左拾遺。二人都佳。

吳王禪位於齊。齊王徐知誥復姓李氏。更名昇。卽帝位於金陵。國號唐。是爲南唐。
歷子璟、孫煜。至宋太祖擊降之。

三年

晉主樂聞讜言。詔百官各上封事。時河南奏修洛陽宮。諫議大夫薛融諫曰。今宮室雖經焚毀。猶侈於帝堯之茅茨。所費雖寡。猶多於孝文之露臺。請俟海內平寧。營之未晚。詔褒納之。

晉主因契丹加己尊號。遣兵部侍郎王權使契丹稱謝。權恥之。謂人曰。吾老矣。安能向穹廬屈膝。乃辭以老疾。晉主怒。停權官。

王權不老。

四年

晉加劉知遠、杜重威同平章事。知遠自以佐命功。恥與重威同制。杜門不受。晉主怒。欲落軍權。令歸第。趙瑩曰。陛下昔在晉陽。兵不過五千。爲唐十餘萬所攻。危於朝露。非知遠心如鐵石。豈能成大功。奈何以小過棄之。晉主意乃解。命和凝

詣知遠第諭旨。知遠皇恐。起受命。

晉以馮道守司徒、兼侍中。事無巨細。悉委於道。晉主嘗訪以軍謀。對曰。征伐大事。在聖心獨斷。奸滑。臣書生。唯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。晉主以爲然。

此老大奸滑。大奸滑。

自黃巢以來。天下血戰數十年。然後諸國各有分土。及唐主卽位。江淮比年豐稔。兵食有餘。羣臣爭言北方多難。宜出兵恢復舊疆。唐主曰。吾少年軍旅。見兵之爲民害深矣。不忍復言。使彼民安。則吾民亦安矣。又何求焉。

帝王之言。

唐主昇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。對曰。王者治心、治身。乃治家國。今陛下尙未能去饑、噉、飽喜。何論太平。凡所賜予。皆不受。

好道士。

唐主疾。亟召齊王璟入侍疾。唐主謂曰。吾餌金石。始欲益壽。乃更傷生。汝宜戒。